

4. P3 上から第5段落:

(私の左側に立っているこのこましゃくれた子^を、その品の悪そうな漫画を読む間、なんとしてもあのおやじから守ってやらねばなるまい、)と私は決心した。

【説明】该句的主干是「…と私は決心した」。()中是「決心」的具体内容,其中,「子」作宾语,「守ってやらねばなるまい」作谓语。

IV. 【本文の翻訳】

站着阅读的乐趣

那一晚,我是投宿在越前大野的。

因为第二天我要去参观九头龙川的水库。九头龙川的水,现在是用于水库的,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怜。我想去的是西胜原这个地方所建造的重力式水库。输出功率为48000千瓦,发电能力并不是很大,而当时我却像着了魔似的走去看。

我在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就晃悠悠地去了午后的大野镇。到了热闹的主干道的正前方处,我在一家店前停住了脚步。

那是在外地的小城市都会有的那么几家服装店,出售化纤布碎白点花纹的农耕服、劳动手套、孩子穿的短上衣、罩衫和毛衣等。

停留在我视线里的是一件相当普通的茶色男式夹克。这种衣服前面是隐形纽扣,在施工现场的男人几乎都会穿。

有大中小三个尺码,我试了中号。手的一半以上的部分藏在里面了,样子显得很滑稽。

即使是小号的,袖子还是太长。但把袖口翻上去还是能够将就的。

“你是要穿这件吗?”

那位婆婆吃惊地说。

因为我以前每次去现场时,都想要这么一件夹克。它不显脏,能防灰,最主要的是不会给人散漫的感觉,能稍微缓和一下女性进入男性世界的困惑。

“你穿着它,是要去哪儿?”

“胜原。”

“啊,那很恐怖。”

在大野市内的人看来,沿着水路逆流而上的水库工程现场,就像鬼住的地方。

我穿着560日元整的夹克,走在大街上。在那里,我遇到了这个小故事的主人公。

对这个镇来说那已经是相当大的一家书店了。许多镇上有药店,却没有好的书店。这个书店至少有东京城边书店那样的书架面积,所以我被吸引进入了该店。

正好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放学的时间吧,店里很拥挤。

我从书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仔细看着，在没必要一定要买却是很好的书前犹豫不决。在旅途中书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买本袖珍书吧。

在店正面半张塌塌米大小的账台处，坐着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店主人。我偶尔来到离他座位最近的地方时，被他突然的大叫声吓得几乎心脏的跳动都暂时停止了。

“不要站着看书！”

听起来他发怒了。如惊雷般的声音，我在一瞬间目瞪口呆地停住了脚步。当然，他并不是朝着我吼的。随着他大喝一声，站在入口附近的几个初中生吵吵嚷嚷地逃走了。女高中生们与任何时候一样，仍然在这种时候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中也有人是真的在站着看书，但她们能够厚颜无耻地假装不知道，还是她们真的打算买些书？反正她们是一动不动的。

惊魂刚定之时，我看到了一本记述地方乡土史的书《福井地区的老百姓家》。这种书很难在东京找到。我拿着书走向刚才主人坐的账台。付钱时我发现他与其说是近视，不如说接近弱视了。

他看书的定价时，凑到了离书页10厘米左右的距离。而且，我拿出一百日元纸币时，他把它贴在脸的前面数，近得似乎觉得他要把纸币吃掉一样。

不久我来到了入口附近，找到了刚才被赶出去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站着读过的堆积如山的杂志。在它旁边也有很多漫画书。突然我也想买一本漫画书带回旅馆去。漫画书的话旅途中一夜就能读完，然后扔掉就可以了。

我正想要挑选漫画书的时候，一个矮个中学生来到我的近旁。我看到他进店的时候好像故意要把脸隐藏起来一样，把帽子重新压低，几乎要遮住眼睛。

令人惊奇的是，他目不斜视地来到我的身旁——更确切地说是站在完全隐藏在我身后的位置——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某本少年周刊的某一页漫画，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地沉迷在书中。

少年压低了帽檐，紧挨我站着，一定是因为他知道这位有名的凶巴巴的老人的怪癖，对自己站着看书感到很内疚。

我总有一种一定要保护他的感觉。对于书店来说，站着阅读的确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有一种从孩提时代就有的信念——书藏起来读更有趣。我总是在考试的前一天沉醉于看那些妈妈说不能看的书。大人强行要求看书，我就觉得书中让人心动的魅力就没有了。

在他阅读看似低俗的漫画期间，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守护这个在我左侧站着的卖弄小聪明的孩子，使他不受那个老头欺负。

幸运的是，店里来了电话。近视的主人客气地答复着。对方好像不断地在劝他什么，老头怎么都没法挂电话。电话刚结束不久，背上背着孩子的母亲就因为试题集的事情絮絮叨叨地来交涉了。她好像也是一个学生的妈妈。因为她挡在了账台前面，我们就不会进入店主人的视野。

她离开的时候危机再次来临，我发现主人朝我们看。我猛然下定决心拿着一本漫画书走向了柜台，即使是我买书的短暂时间，那个中学生也能够继续站着阅读吧。

但是我刚走出来，那个中学生好像在追我一样，毫无顾忌地走向了柜台。

我把书和钱同时拿出来时，中学生对店主人说：

“我回来了。”

“恒助！”

店主人朝这个少年瞪了一眼。

“妈妈去了PTA，她说点心在茶柜里，叫我快点吃完来替你看店。”

少年不置可否地就走到了里面。

我拿着书的包裹走出了店，路边撒满了樱花的花瓣。

我想笑出来。那个孩子为了不让他近视的父亲发现，很谨慎地重新压低帽檐走进店来，他的样子现在仍然停留在我的眼前。他从堆积如山的杂志中轻易地抽出他想要的那本书，其手势之熟练也正是因为他是该店主人的孩子。

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他坚持站着看书是很有趣的。恐怕对他来说，比起在书桌前看书，肯定不如像来了朋友那样一边品尝着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发怒的刺激感，一边在店里读书更有趣。

我走到车站附近。安静的人们习惯了山间的小镇。太阳也马上就要落山了。

我投宿的地方是一个简陋的商人旅馆，但是非常干净，招待也让人觉得舒心。我突然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晚饭会是什么。

我开始折回刚才来的那条路上。

于是我再一次经过了刚才的书店门前。这次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油漆褪色的招牌上写着“学习堂”。

是学习堂啊！怪不得不能看漫画！店头再次聚集了几个满身灰尘的学生。这次我不负责任地在内心等待着好戏上演。书店的老头再次从他的深度眼镜后面吼道：“不准站着看书！”

但是我的期待又被其他的东西彻底打翻了。在店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然后跑出来追他们的正是刚才这个店家的儿子。

“不准站着看书！”

他用手做出驱赶伙伴的样子，几个人抗议，几个人像放弃了一样从店里出来，消失在了落日余晖的街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喜欢上这个学习堂里卖弄小聪明的中学生。（他）避开爸爸的耳目，自己也站着看书。如果被爸爸命令，又去驱赶站着看书的朋友。

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我也是用与此相近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我想不如说这个中学生的表现更加出色，更加老实。

那件事已经发生近两年了，现在去的话那个中学生也长高了，我肯定也不认识了。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9

1. ～にしては→にして(一級)

一、(1)1 (2)3 (3)2

二、3

二个○的内容是「ため」的修饰语。

IV. 【本文の翻訳】

Peter Rabbit 和 National Trust

有一本图画书叫《彼得兔的故事》。这本小得正好可以拿在手掌心的图画书,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为全世界的孩子所熟知。调皮而天真可爱的小兔在英国成为图画书,距今约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作者是位叫做 Helen Beatrix Potter 的女性,她的很多故事都是以英国的湖泊地区的田园为舞台,同时又保护该地区的自然不受开发破坏。

英国的湖泊地区,是个与苏格兰毗邻的英国最北的国立公园。英国少见险峻的山脉连绵,其山坳横跨东西20公里、南北30公里的大小百余个湖泊,正如其名一样散布着。该地区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风景区而为大家所喜爱。古代诗人 William Wordsworth、画家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等众多艺术家也热爱着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并创作出作品。

波特生于伦敦,不久就来到湖泊地区,爱上了它,在到77岁的39年间,可以说她的后半生都在被森林和湖水环绕的 Sawrey 这个小村庄度过,给世人奉献着她的图画书。

湖水地区的中心是温德米尔小镇。到暑假时期,温德米尔就会因很多游客而热闹起来,从这喧嚣的城镇中走出来,一尘不染的静谧的森林和湖泊就在眼前。始于17世纪的古老的家家户户绝不落俗套,而是把恬静的美景呈现给了我们。

与温德米尔西部相接的英国最大的湖温德米尔湖闪着光芒。要去波特居住的 Sawrey 村,就要坐小渡船过这个湖。渡船像缆车一样,一边卷着连接两岸的缆绳一边前进,很特别。全程需要5分钟,是去图画书中的村庄的最理想的愉快的方式。

Near Sawrey 村的正式的人口不过百余人。只有在夏天,两三家的茶室开门营业,在绽放着玫瑰花的石墙环绕着的小院子里,放置着桌椅,给客人端出手工蛋糕和英式茶。

村里有很多地方与彼得兔有关联。其中心有个叫做 Hilltop 的农场是波特最初购买、创作图画书的地方。波特居住的房子现今一般都对外公开,开花的院子和仓库的栅栏、古朴的农家家具,一件件与图画书中所画的简直一模一样,令人惊叹。

听着鸟鸣,从村中心向北沿着细长的农家小道走20分钟,有个静谧的溢满水的 Mosecrise 湖。1976年夏,从该湖湖底打捞起一艘船,那曾是波特的船。波特曾经小憩过的船只,30年间都沉睡在湖底。初夏时,据说是波特所种植的睡莲开满了白色小花,恰如她图画书中的世界。

说到湖泊,波特说的最美的地方,是位于 Sawrey 村西的 Esthwaite 湖。从波特刚来 Sawrey 村住的 LAKE FIELD 府邸看到的景色尤为优美。坐在阳台的石墙上,能够将偌大的牧草地对面的闪闪发光的 Esthwaite 湖尽收眼底,饱享该地区典型的优美风景,波特或许就

这么做过。真是个远离尘嚣的宁静的田园。湖水地区的氛围，就是《彼得兔》这本中所描写的那样。

波特于1866年7月28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在工业革命中积累财产的富裕家庭，是长女。当时在这样的家庭，女孩子不能去上学，而是由家庭教师相伴，经常有严厉的奶妈看着孩子的房间。在这个意义上，Potter的少女时代是在拘束而孤独中度过每一天的。

波特一家当时为了避暑而短暂居住过的苏格兰 Barnum 村，距 EDINBURGH 以北100公里，是驻于河畔的安静的村庄。

对于没有同龄朋友的少女波特来说，Barnum 森林中的花、虫、鸟等都是让她心动的朋友。看到她八岁时写生画描绘的动植物的画，谁都会感叹于小孩子匪夷所思的观察能力和才能。找到不可替代的朋友的波特，即使回了伦敦，还是在四楼的儿童房里带入了各种生物，继续写生。青蛙和蝾螈是当然会有的，有时甚至蝙蝠也在屋里飞旋。而且，我们看到死去的动物被剥皮后的骨骼也被画了下来时，不由地会想到要创造出全世界孩子所喜爱的兔子形象，是需要稍微脱离常规执着心的。

迎来青春期的波特，兴趣渐渐转移到了蘑菇和霉等菌类上，也写了研究论文。她所描绘的出色的菌类画，据说也被权威图鉴所使用。很偶然，那个《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也多少留下了些袖珍画。是不是对某些事物很热衷的人，都会被菌类所吸引呢？

波特26岁时，在伦敦庶民区的一个超市里买了只兔子。那只兔子正是彼得兔。

波特给买下的兔子取名“彼得”，在伦敦的家里作为家庭一员被大家所喜爱。波特用专注的眼神盯着彼得的一举一动，画了很多写生画。这样，兔子的一个个动作自然地深深刻在了波特脑中。正因为有了波特这样长年的努力，后来出现在图画书上的兔子们，虽然被拟人化了，但同时也拥有动物本身的跃动感。

彼得在波特的房间住的第二年，波特也在苏格兰度过了一个夏天。那是位于 Barnum 邻村的 Eastwood 庄园。在这个耳畔流水淙淙、让人感觉很整洁的地方，波特给病榻上的友人之子 NOERU 写了慰问信。在信中，写了以彼得为原型的故事，也画了黑白的插图。实际上，这正是后来《彼得兔的故事》的开头。当然，那个时候，波特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本画册。

几年后，波特的避暑地从苏格兰变成了湖泊地区。而待在温德米尔湖以西，矗立在小山上的 Ley 城时认识的 Rawnsley 牧师，可以说正是对波特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既是诗人也是牧师的 Rawnsley，看到了她的绘画才能和创作力，劝她出版图画书。波特想起了曾经送给 NOERU 的图画信，她一得知那封信仍被保存着，就把它拿回，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画册。画册的原稿经过 Rawnsley 牧师的手被送到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那时没有谁对此感兴趣。

1901年末，波特只好自费出版，图画信和同样黑白的插图就这样出版了250册。它博得了极大的好评，第二年，伦敦的某出版社说“如果给插图上色的话就会正式出版它”。彼得被饲养10年后，《彼得兔的故事》终于广为人知。那是在伦敦富裕的家庭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的少女，沉迷于北国的自然风光，饲养彼得，并热衷于菌类研究的波特36岁那年夏天发生的事。图

画书先出版了8000册，两个月后，成了28000册的畅销书。

“彼得兔”系列图画书的舞台，为何如今仍然大多保留下来了呢？这就一定要谈到 National Trust(全国名胜古迹托管协会)这个环境保护团体。

波特到湖泊地区的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的开发影响波及到地方的时代。铁道也被铺设到了湖泊地区，人口剧增，住宅开发也在盛行。当然，美丽的自然景观等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和建筑物，被破坏得惨不忍睹。湖泊地区孕育出的诗人 William Wordsworth 首先提出反对铁路建设，紧跟其后的是将波特引上画册作家之路的那个 Rawnsley 牧师。1895年，牧师 Rawnsley、伦敦的律师 Sir Robert Hunter、社会福利运动家 Octavia Hill 女士一起设立了 National Trust。该组织不依靠国家和行政，由普通人集资的会费和捐款作为资金，买下被开发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永久保护之。与牧师 Rawnsley 有深交、热爱湖泊地区自然风光的波特，不言而喻是赞成这个运动的，她创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图画书，也支持了该运动。

温德米尔湖畔有个半岛叫库克群岛。这个平静的湖畔以橡树林为背景，毛茛花开的草原延伸至水边。有年轻的伴侣并排躺在草地上看书，把游艇栓着聊天的老夫妇，还有带着小孩子的一家人在森林中的小路上散步。但是，乍看之下平静的半岛，1927年也遭遇到了开发的风波。当时决定把它作为高级别墅用地交给开发者。波特站了出来。她把送到美国的彼得兔的画所赚到的104镑捐赠给了 National Trust。用该资金，Trust 成功收购了库克群岛。如今，那里作为人们休息的场所被保留下来，的确是因为彼得兔。

结婚后，波特的热情从创作图画书转向了以饲养 Hardwicke 羊为中心的农场经营。波特用图画书的收入一次次购买农场，最后成为了拥有15个农场的农场主。

湖泊地区的农场都和我们印象中的规模不同。虽然都说是农场，但是那里有山、谷、森林，有湖泊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比如说她购买的土地中包括了被称为湖泊地区最美的湖——ZARTAN 湖。

对于她来说，购买农场也等于购买了湖泊地区的美丽。此外，她还热心于 Hardwicke 羊的培育，因为这类羊被称为最具粗野味的羊，所以她就将它们随便地放牧在山野里。

最终波特所拥有的土地总面积有4200英亩，相当于1600个棒球场。1943年，她77岁时去世。遗书是这么写的：

“以永远保存我所有的土地和建筑物为条件，捐赠给 National Trust。”

这些土地包括 HILLTOP 农场等很多成为图画书舞台的地方。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27～31

2. ～ぐらいだ→というところだ/といったところだ

一、(1)3 (2)3

二、2

5. や(否や)

一、(1)3 (2)2

二、(1)2 (2)1

6. をはじめ→を皮切りに/を皮切りとして

一、(1)3 (2)2 (3)1

二、(1)各地 (2)発言したの

つことを確認し合い、人間としての自己主張と相互理解を、対立と闘争のうちに実現するのである。

【説明】 该句主干是「…を確認し合い、…を…実現するのである」。「…であること、…を持つこと」作「確認し合い」的宾语,「…自己主張と相互理解」作「実現する」的宾语。

IV. 【本文の翻訳】

用眼神交流的人和用声音交流的人

互相大声说话的欧洲人

这是在马赛海岸附近的一个并不太大的餐厅吃饭时发生的事情。服务生在把食物拿到客人餐桌那儿的时候,在英国的话,服务生会说声谢谢,然后把盘子放下。如果是在法国的话,客人必须得说谢谢。不光是道谢,还要支付小费(法文叫做プールボワール),这对于没有支付小费习惯的日本人来说仿佛是遭受打击,只有低声抱怨一下了。

虽说是在大海附近,在欧洲却不知为什么,很少能够感受到海滨的气氛。正好是中午时分,一个叫做フォセアンABC的餐厅非常拥挤。在马赛所特有的非常开朗又略带杂乱的热闹声中一个很大的声音在店内响起。“谢谢!”那是和我一样正在吃饭的中年肥胖男性对服务员说出的一句话。就好像是牛的叫声一样非常洪亮,而且又带着圣职者在教堂内唱弥撒时候抑扬顿挫的发音方式。若是日本人的话,一定会感到很难为情,或者觉得很愚蠢,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吧。也弄不清楚他本人是不是真心地在表示感谢。但是至少,他用他的大嗓门坦率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想法。

对于欧洲人来说,不说话的人,不被表达出来的意志,就等于没有任何社会交流的价值。通过发出声音,人们才开始互相确认对方作为人的存在以及作为人所拥有的意志和欲望,在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关系中实现作为人的自我主张和相互理解。

沉默即是杀意

两个人之间,不说很多话的话好像就不行,这是某些人的行为表现,实际上如果两个欧洲人互相面对面而又保持沉默的话,男女朋友的话先另当别论,那一般是指一方对另外一方抱有敌意,或者在表示无条件投降,一定是二者之一吧。可以说本能的具有斗争性也会自我防卫的欧洲人,如果并没有要加害对方的意思的话,自己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由此礼仪才会不断的发展,即使身体稍微接触一下,法国人也会连连说抱歉。

而像日本人那样深情款款地看着对方的举动在欧洲人当中是行不通的。如果看不出沉默着的人的敌意或者无条件投降的话,作为一个欧洲人,已经难以将对方看成是一个正常人

了,而且如果既不是不能说话,看上去也不像是个笨蛋的话,会令人感到难以理解并且有些毛骨悚然吧。对他们欧洲人来说,眼睛并不像嘴巴那么会表达。

对于欧洲人来说,不说话的人并不是一个有生命意义的人。其中,完全进入对方的内心,用心去理解对方的日本式的对话是不存在的。日本人的对话最终也只不过是使说话人双方的心情平和,是气氛融洽的一种手段而已。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甚至要通过宴会的形式来得到帮助,而与此相对,欧洲人的对话,对于每一个至今仍然生活在自我拯救原理中的市民来说,都是强调自我主张和自我防卫的唯一机会。

欧洲人会觉得没有比进入对方的内心更危险的事情了。那是因为很容易走向破灭的道路。即使是父母兄弟和别的亲人,最终也没有能够彼此相信的人。正是各自坚持强调自己的主张和他人互相斗争,由此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个人的个性以及人性才被发现。因此,不善于对话,在社会中难以立足,就等同于死亡。因为人们都互相认可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学生之间的争论变得多么激烈,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诉诸暴力来进行最后的解决。

只要想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下去,面对对方却默不作声是不可能的。不说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不会得到任何人的理解,而会被人忽视甚至无法立足吧。

听法国人的日常对话,他们经常会说“请听好”。这虽说是普通情况下一个经常被使用的句子,但是自己说的东西在原理上也还是要请求对方能听。因此,说出来的话,必须条理清楚地排列,以便让对方接受。在会话当中,始终会以「パルスク」的句子来作为开头来继续谈话。那是因为对于自己所说的话要找一个理由,被说出来的事情如果不是一件一件地让对方认可和对方互相确认的话,谈话就无法向前推进。有时,对方会说“明白了吗”这样一种先发制人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用眼神交流的人和用声音交流的人

日本人和欧洲人的区别,可以说就是用眼睛交流和用声音交流的区别。要与用眼睛交流相对应的话,应该用耳朵交流吧。如果仅仅是听的话,日本人的耳朵对于虫子的声音、风的声音都会有非常敏锐的感觉。问题在于是否发出声音,还是是否将语言进行理论的排列之后再发出声音。

对于文字的理解方式,用眼睛交流的人和用声音交流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异。文字原本是将声音视觉化、固定化的东西,因此,进入眼睛的文字,必须用喉咙还原成声音来发声。在看书的情况下,用声音交流的人即使实际上没有发出声音,也可以用喉咙来阅读。可以说是通过皮肤具体地、并且有真实感地理解事物。

与此相对,用眼睛交流的人,始终是用眼睛来理解文字,很少用皮肤直接去感受。因此,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就会变得抽象化、观念化,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也往往会转化为脱离现实的观念游戏,不会扎根在现实的社会和风习当中,出现了也会很快消失。和具体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变化没有关系,仅仅是用文字组织起来的概念在人类的脑海中独立存在。

即使是哲学上、思想上的概念用语,在欧美国家也经常被用于日常会话当中,带有一些深刻意义,而在我们国家,那些难懂的并且非日常使用的汉语,或者片假名的原文特意地被使用,也是文字并没有伴随声音的证据吧。读书总而言之就是一种眼睛的游戏。全世界都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博学的国民了。同时,像日本人那样不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的国民也很少。

关于法国人和法语,森有正做了如下的阐述。

森(有正):比如说モンテーニュ要如何去发音,如何去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吉川(幸次郎):啊,在说怎样发音啊。

森:是的,因此一个感叹词,正如刚才所说的,会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有日语注释的书当中,那样的问题完全不会涉及到吧。仅仅解释了它的意思。因此,我们虽然在说モンテーニュ的人生观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可是并不是那些,而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以及怎样的一种语气,或者包含着怎样的一种气魄在说那些呢?作为那样的一种内容,我们将由词语构成的文章,从那样的一个点非常详细地并且非常尊敬地根据那些要求来重新发言。那样的一种方式,在法语学习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传统。比如说在那里,在小学会让大家背诵很多东西。パスカル也好デカルト也好,有时会让大家背诵一页半左右。这样一来,词语真正的精神,通过一边发音,一边感受,一边分辨,就不是在抽象地考虑单纯的意思了。

互相看的一个情绪反应

用眼睛交流的人,不喜欢通过对话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差别和共同点,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所以总是不擅长外语。即使他一个人阅读文字,一个人拍照,一个人看电影、电视,也能够内心和日本人产生共鸣。因此,他只有在日本国内并在日本人的群体中才能够拥有作为人的价值。一旦从这个群体中脱离的话,他就好像一个婴儿,就好像一个人被置身于满是虎狼的森林当中,不得不抱有一种难以向周围的人表达恐怖感。而在和日本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眼睛既是一个视觉的器官,也是一个语言的器官。只要互相对视,就能够明白对方的心理活动和感情。眼睛可以像嘴巴那样说话,因此,必须要经常留意四周,不可以随意地看别人。在电车当中坐着的人会一起睡觉,也确实是世界的一大奇观。曾经来过日本的一个巴黎的女孩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这绝对不能单纯地说是由于工作疲劳或营养不够而产生的习惯。眼睛和眼睛是不可以对视的,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下意识,在人们坐在椅子上之后就开始起作用,条件反射似地让人们都闭上眼睛睡觉。

用眼睛交流的人,可以在一瞬间从对方的眼睛当中读出对自己的好感、敌意或者是漠不关心。确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构成日本式集团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性的共鸣。除此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为了互相确认彼此意志的语言,本来就没有必要。如果知道是朋友的话,就会很亲切地开始交谈,如果知道不是朋友的话,就只会进行形式上的交流或者默不作声。对于人际关系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互相对视的情绪反应,互相交流的语言有没有都可以,或者只被认为是多余的显而易见的东西。

鼓励对话

日本人是没有语言的。作为一种在互相对立的人、拥有不同性质的人当中的真正的交流的手段是没有语言的。将不同性质的人物、不同性质的地区和国家,和自己用简单的语言结合起来,伴随着异常的精神紧张的高难度的智力性的工作。但是,如果不那样做,要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客观化,在明天的国际社会生存下去呢?不和不同性质的东西隔绝,而且也不过分亲密——日本人总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往来的或者是互相熟悉互相依靠的群体中生活——通过语言将自己明确地表示出来,通过语言的思路,然后发现和别人的共存方法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以前的日本人最最欠缺的东西。日本人很少会真正意识到人性的尊严也是因为这样吧。在没有和不同性质东西的直接接触,没有一个紧张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人性的尊严这种被抽象化的一般观念恐怕无法产生吧。

在新的人际关系产生之前,没有比对话的精神更重要的东西了。所谓的对话,并不是通过互相说话来和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是语言的争论本身,通过语言的争论,在朋友之间发现不同性质的东西,在互相对立的两者之间发现同样性质的东西的手段。而且,每一个人都互相地不太亲密也不太隔绝,基于真正的对话精神去不断寻求社会当中的共同生存的道路的时候,生活在今天去创造明天的文化,才开始真正地以一种普通的人性形式被创造出来。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47～49

1. といえども

- 一、(1)おいしく (2)日本人 (3)勉強し
二、(1)2 (2)1

4. に関係ある→にかかわる

- (1)2 (2)3

5. が最後

- 一、(1)寝入った (2)食べた (3)手に入れる
二、(1)1 (2)2

从风景中学到的东西

位于土落不立安群岛的吉塔巴岛，是成为举行「クラ」仪式的舞台的岛屿之一。

「クラ」仪式，就是由分布在土落不立安群岛周围大小岛屿上的年轻人，带着风帆和粗糙的独木舟，赌上性命，历时数日从一个岛漂流到另外一个岛上的仪式。前进的团队，一队是顺时针的，另外一队是逆时针航行的。仪式中，顺时针船队被称为「ウラヴァ」，佩带用红色贝壳做成的项链；逆时针船队被称为「ムワリ」，佩带用白色贝壳做成的项链。

1985年，我为了能见证充满雄壮和浪漫色彩的传奇仪式，来到了吉塔巴岛。

即使在土落不立安群岛中，岛和岛之间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从新几内亚岛乘直升飞机出发，再换乘船，终于艰难地到达了吉塔巴岛。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南方孤岛。

当地的人们都住在用山林中砍下的圆木和干草树叶盖起的简陋的房子里。男的裹着兜裆布，女的围着短蓑裙。在村落里的狗、猪、鸡等一边微妙划分着各自的地盘，一边精神抖擞地走来走去，孩子们在也这样的风景中，光着脚欢快地跑来跑去。

电、水、煤气、电话、商店都没有。从我们的生活情况来看，岛里面满是令人无奈的原始简朴的生活。但是从住在当地的人们的表情来看，是开朗、无忧无虑的。

当地人的主食是被称为芋头、甘薯之类的东西，不太吃鱼和肉。

目送了举行「クラ」仪式的航海家们伟大的出航后，我们也在当地悠闲地住了几天。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椰子树下，重新读读自己带来的书，快乐地度过了这些日子。从岛的海滩上看着日出和日落，即使连续看上几个小时也是那么美。眺望着汪洋大海上漂过的浮云，每天都变幻着形状。仅仅这些就是非常美妙的时光了。

几天后，我从这个岛回到了日本，在那里曾有过奇妙的体验。

那段时间，我接连不断地长期反复地在海外旅行，和平时从国外回到自己在日本的家的时候的感觉有点不同。

比如说，房子和平时看上去有些微妙的不同。不是，正确地说不是看上去不一样了，而是观察点不一样了，对平时没注意的也频繁关注起来。

比如说楼梯。我家一走进大门，就有直接上二楼的楼梯。那天，好久都没有回家的我，在看到了来迎接我的家人的温柔的笑脸后，马上视线就被吸引到了楼梯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当时我的视线被台阶斜坡上的角度给吸引了。片刻，我就被楼梯吸引住了视线。

接着我走进书房，瞪大眼睛盯着拉门上的方格框架。被拉门垫木隔开的方格，每个都是相同的紧紧排列的形状，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姑且先打开行李，以一种轻松的心态走进卧室，平静地坐在平时一直坐的地方。眼前的墙壁上用一块匾装饰着，里面是一个认识的诗人用彩纸写的短诗。因为正好面对坐着的我，所以即使不想看，也已经映入了眼帘。因为早已经看习惯了，所以会毫无感情地随口读读。

可是,当天却不一样。匾上面的字,强烈地跃入了我的眼帘。而且那天与以往自然地随口读短诗不同,写诗用的彩纸和放彩纸的圆形匾额,都映在眼睛里。正方形的彩纸和圆形匾额的组合,总觉得对我产生了很强烈的视觉冲击。

吃完晚饭后,我看了一下儿子的房间。杂乱不堪的书桌上放着一把三角尺的画面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把它拿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直角和其他的锐角奇妙地进入视觉。

那天,我就像这样很在意家里的各种东西。可是,其中很多都是平时从不在意的。

我钻入了久违的自己家的被窝,正要睡的时候,被从屋顶上下来的圆形萤火虫吓了一跳。包围着外侧跟四角型的组合,奇妙惊险。这圆形四角形的组合,和稍前在起居室看到的写了短诗的彩色纸的四角形和圆形扁额的组合正好相反。

我的视线的不协调感第二天还持续着。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还是平时完全不在意的东西,辟头盖脸地映入眼睛里。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持续三四天后才一点点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在充满了那种不协调感的视觉世界中,我在考虑其中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符合自己的答案。

我感觉到和之前住过的岛的视觉的记忆有关系。也就是说,是跟在土落不立安群岛的孤岛上每天看的风景有关系。

我在岛上每天眺望着那些大海、波浪、天空和云朵。

随风轻轻飘动的花和叶子,四处活动的狗、猪、蛇、鸟。星月夜晚下的篝火火焰,或透过枝叶间隙漏进的阳光中随风摇动枝叶的影子。

我在岛上每天所看到的都是自然的产物,全是由一些弯曲的线条构成。直线、直角、圆还有等边三角形这样的形状是不存在的。

相反可以说,自然天成的造型,人们会看得很舒服。

和这个相比,我们平时生活的视觉简直完全相反。到处都是被工业制品所包围。我们所谓的什么都有的生活和每天所见到的风景,都是充满了直线、直角、完美无缺的圆形、尖角和复杂形状的组合。和自然界形成的形状相比,那些造型和我们的视觉不太和谐,过分激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眼睛。

我从这次体验中了解了人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花、云、星星、火焰、风所吸引。我感觉好像第一次明白了这个原因。

难道不是这些复杂的组合,如直角、直线、圆、角度等形状包围着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让我们的思想、神经过于紧张的吗?

当我们对此感到疲劳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去能带来更好视觉效果的、充满着美丽风景的地方旅行吗?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63～66

2. ～とすぐに→そばから

一、(1)2 (2)1 (3)3

二、(1)また吸う (2)並べる

5. なるの→なり

一、(1)4 (2)2

二、(1)食べる (2)来る/行く

IV. 【本文の翻訳】

马戏团的马

我以前的中学位于九段(地名,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的旁边。

学校是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建筑,在当时被认为是又现代、又明亮、又健全的一座学校。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感觉它是一座昏暗、沉闷、阴森建筑物。

我是一个毫无长处的学生。不但成绩不理想,画画或作文有出众之处,擅长飞机模型或模型汽车的制作,会吹喇叭或口琴等等,这些特长我一个都没有。其中,要说到运动,那简直连学习成绩还不如。棒球、网球、游泳、单杠等就别提了。像马拉松这样即使笨拙一点,但只要老实地努力一下也勉强能行的运动,我也会中途掉队。做操的时候也有篮球比赛,我为了不成为最早离开队伍的四个累赘之一,一边避开飞来的球,一边胡乱地挥舞着手,莫名其妙地大叫着:“没关系,没关系。”在球场上扑通扑通到处乱跑。况且我还是个完全不招人喜欢的人。在地下室的食堂里,当全校师生在又黑又长的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我比谁都先捞到汤里的肉球。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是比任何人都灵敏的。尽管如此,可是我的吃相又慢又脏,沾着沙司的卷心菜和饭粒,我脚下总是掉得最多。

我还不至于是个不良少年。早会之后,有时候会有衣着检查等内容,会被班主任调查口袋里装了什么,虽然其他同学很担心是否会被发现带着烟末、咖啡馆里的火柴、削好的成为大家武器的竹刀等等。但是要说到我,即使同样的提心吊胆,但是装的东西却完全不同。我口袋里时常会有折断的铅笔,夹杂着零分数学卷、被白粉笔灰弄脏的旧袜子,吃了一半的面包,净是鼻屎的手帕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让班主任清川老师甚至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

这种时候,清川老师也已经不再生气了,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用冷漠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于是我也不悔恨、不伤心,只是想把自己的内心弄得空落落的,一边翻着眼睛,一边嘟囔着说:“哎呀,随便怎样都行。”

即使在教室里我也不像其他没有预习的学生那样心神不定、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反正叫到我我也不可能会,所以老师很少点我名。但是偶尔被点到名我也不得不站起来。或许因为在教室里是一种妨碍,所以有时候经常会被赶到走廊里站着。但是,比起呆在教室里我反倒更喜欢呆在一个人都没有的走廊里。虽然有时也很在意从教室里传来的老师讲的有趣的笑话或同学们“哇”的笑声……这时我就会把目光投向窗外,还是嘟囔着:“哎呀,无所谓。”

操场上尽是一圈四百米的跑道,一棵树都没有。但能看见仅隔一条小路的靖国神社的树丛。早上,眼看快要迟到,想要急步穿过这条小路的时候,冷不防发现脚下散落着散发淡淡的、甜甜的香味的一团团黄色的板栗花。

春天和秋天,一到靖国神社的赛会,周围的样子就完全不同了。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很多又圆又粗的木材,堆得到处都是,这些全部都是一天内被堆放好的,用差不多是整个寺院

大小的各种帐篷盖好。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休假来临的预兆。不久，这儿每天都不断地回荡着摩托车的杂技表演声、乐队的音乐声、少女的合唱声、观众们的欢呼声，以及来神社参拜的人们的喧闹声。这些声音和着夹杂着尘土的食物的香味随风飘来，甚至连在操场上喊叫的教官的号令声都听不懂了。而且，从面向操场的所有教室的窗户，能够完全看到那个帐篷的街道的背面。

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个引人注目的马戏团的帐篷后面，我注意到一匹被拴着的红褐色的马。那是一匹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好像有点岁数，毛色也没有了光泽。但是，那匹马更大的特征是在脊柱也就是刚好放马鞍的地方有一块弯曲的凹下去的地方，到底为什么脊柱会凹陷成那样呢？我无法猜测，但是看到那个样子，我非常心痛。

被独自罚站在走廊里的我，变得喜欢去思索那匹马。它或许是像我一样懒惰什么都不会，所以才被马戏团的工头狠狠地抽打吧。打完之后，看到眼看快死了的自己的马，工头一定也很吃惊。因此，终究没能杀了它，而是每年带着，拴在一个观众们看不到的地方……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那匹抬起脖子嚼碎那些有时拴着自己的板栗树叶子的马，也嘟囔着：“哎呀，无所谓。”

其实，无论什么事，我只是喜欢凝视。我躺在在向阳的凳子上晒干的被子上面，想象如果一辈子就这样暖暖和和地过着，那该多么开心啊！我就是这种把那样的事情当真的小孩子。学校有时候会带学生去郊游，在那儿教我们挖树根，招网篮。即使这种时候，我也会不知不觉地坐在红土上，拖着腮帮子一直眺望着闪烁着太阳光的流向远方的河流。“喂！安岡。”当被清川老师叫到名字，并被说道：“你到底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大家都在拼命的干活，你一个人在这休息，这样像话吗？”这时，我也什么都不回答，因为并非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休息就休息。

“……。”没办法，沉默了一会儿，清川老师脸色阴沉，目光焦虑不安，伴着厚厚的手掌声，清川老师的手打在了我的脸上。

即使在靖国神社的杂耍小屋周围溜达也不过那样。当时，像我们这种年龄，对一定是作假的那种脖子可伸缩的妖怪、拳击对抗柔道什么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如果因庙会学校放假的话，就会和几个机灵的伙伴一起去日比谷或新宿看轻松歌舞剧或电影。我想反正是玩，那儿一定不错。但是我却无所事事地在寺院里到处被人群拥挤着走着。

所以，那天我走进马戏团的小屋也并没有什么理由。我在铺着席子的地板上，垫着又脏又潮湿的坐垫，心不在焉地看着如出一辙的狗熊、相扑、少女走钢丝表演。但是，不经意地环视场内的我，突然目瞪口呆……那匹马被拽到观众席中。我非常憎恨马戏团的老板。虽说喂它吃点觉得有点浪费，但是也不用把这样的一匹马拉出来出洋相吧？

那匹马被一个穿着绣着金丝缎的天鹅绒衣服的男子拉着，像犯了错似地低着头，哆哆嗦嗦地晃动着弯曲的脊背走了过来。没有套马鞍，那像是用金针精工细作的笼子一样的胸和臀部，走起来就像要散架似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它在场内绕场一周的时候，乐队奏起了嘹

亮的音乐。看着看着马开始“嗒嗒”地跑了起来。

周围的人们都瞪大了眼睛。因为乐队奏起了欢快的曲子，马就更精神抖擞地跑起来。于是爬在高高竹竿上的杂技演员一下就跳到了马背上——也就是那块弓形的凹陷下去的地方。观众掌声雷动。

令人惊讶的是，这匹马竟是这个马戏团的台柱。让人骑在身上的这匹马，令人难以置信地充满活力。开始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它本来固有的雄壮而生动的以及长年练就的一身技艺。伴随着乐队的音乐，它时而欢快地跳舞，时而用单侧的脚像打着拍子似的做着奇异的走路的样子，时而后脚并立在台上站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半晌我都没缓过神来，这简直太离谱了。但是，随着心中凝团的渐渐消失，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

一直屏气注视着马，刚完成钻火圈的动作，让堆得像炮楼一样高的三个少女骑在自己的背上，慢悠悠地开始绕场跑起来。见此情景，我顿时醒悟过来，开始拼命地鼓掌。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80～83

1. ～ときたら

(1)2 (2)3 (3)1

IV. 【本文の翻訳】

自行车的练习

我在学会自行车前认为学骑车是非常辛苦的。从朋友以及认识的人处得知，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辛苦就学会了骑车。尽是说总觉得骑着骑着就会骑啦，不知不觉就会骑啦等等，在我看来他们是想说些是做梦或是使用了魔法之类的话。

骑车对我来说的确是流血、流汗和流泪的训练。第一次骑车是小学二年级的夏天，在朋友的劝诱下练习的。因为只有大人用的自行车，不得已骑大车，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对于又大又高的车有点恐惧。

朋友由于已经会骑，所以很轻松地说：“加油骑吧，很容易。”开始我对此信以为真，是吗？是很简单的吧？于是两只脚就离开了地面，可马上就摔倒了。什么呀，说的不都是错的吗？这哪里简单啊。稍微想想就知道了，只有两个轮子绝对不可能立得起来。所以两只脚离开地面之后就肯定会摔倒。不是开玩笑吧，这个朋友竟然让我做那样的事情。一想到那事，我就对他发牢骚说：“不可能骑。这一定会摔倒的不是吗？因为两只脚一离开地面就会摔倒。”朋友对我说：“在摔倒之前就踩（踏板），因为如果那么做的话不会摔倒就能前进了。是真的。”

是真的吗？我将信将疑地又尝试了一回。不行，还是摔倒了。摔倒之前根本没有时间把脚放到踏板上踩。总之脚从地面离开的同时车子也就倾斜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从练习自行车开始的数分钟里，在原地不动就摔倒两次的我早就腻烦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摔倒之类的事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一年有三次是多的。尽管如此，在这几分钟中里我已经摔了两次。在短短几分钟内竟然体验了一年的三分之二的摔倒次数，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对朋友说：“算了，我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关系。”朋友很吃惊地“啊”了一下，好像对于虽然刚刚开始练习就说要放弃的我的缺乏耐性感到吃惊。

朋友劝我说：“桃子，可以了吗？自行车呀，很简单，也许只是第一次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会苦尽甘来哦。不是说过我们一起去骑车旅行吗？加把劲吧。”

辛苦之后真的就能很开心吧？如果会骑了就会很简单吧？但是，从刚开始短短的时间就摔倒两次这个事实来看，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稍微吃点苦就会骑。我可以想象到的是不经历艰苦的努力就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事实上我姐姐就是这样。

姐姐在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接受了爸爸的自行车特别训练。每天一到傍晚就被爸爸带着去神社或空地练习，一次次的摔倒之后又起来，弄得手上脚上都是伤。在洗澡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小声地说：“伤口疼。”当时五岁的我想：“姐姐可真了不起。”我当时不理解她明明摔成那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学骑车。是她比我对于学自行车更有热情，而且有毅力。

了解姐姐辛苦的我，自知现在的自己没有克服那份辛苦的毅力的同时，刚才摔倒两次擦

伤的伤口开始火辣辣地疼起来了，所以我跟朋友说想早点回家。

就这样，第一次骑车练习在几分钟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朋友没有劝我练习骑车，我自己也没有说过想要练习骑车，所以就这样一年半都忘记练车了。

然后，在快上四年级前的春假，那个朋友又一次对我说：“桃子，最好练习骑自行车。”我虽然心里想“……啊……算了吧，那个……”，不太乐意。但是我想直接那么说的话太不好了。于是说“……嗯，是啊……”，虽然不乐意还是回答说好。

把这件事情跟大人一说，妈妈就说：“是的，最好马上会骑哦。”爸爸也赞成说：“哦，哎呀，太好了。”要是有人阻止我不要练习的话，我就不练了，可是偏偏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那么做。本来姐姐学的时候，爸爸一直陪着当教练指导，但是到我学的时候竟然只是说了一句“哦，哎呀，太好了”，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为什么不说是“我来教你吧”？归根到底是第二个女儿，所以想“稍微摔能随便学会就好了”什么的吧？真羡慕得到了精心照顾的姐姐。

那个朋友已经在寺院的庭院里等着了。比起练习的我，她更有干劲。除了那个朋友，还有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个朋友。两个人是打算轮流训练我吧。

这次因为两个人说帮我扶着自行车，所以好像暂时把两只脚离开地面也不会马上摔倒。因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决定再试一次。

原来如此，两个人帮我扶着自行车，双脚离开地面也没摔倒。感谢朋友的力量。朋友们扶着车慢慢地朝前移动着。我也踩着踏板。总觉得很好，是不是就这样朋友们放手也没有问题呢？

正如我想的那样，一个朋友把手放开了。自行车没有翻倒还是向前走。这是好现象。另一个也把手放开了。一眨眼就摔倒了，浑身都疼。

我明白自己还不会骑。不应该那么简单地就会骑。虽然很多人轻轻松松地骑着车，但是只有会骑车的人才有骑车练习的小故事。既有为学车付出过辛苦的人，也有没有受很大的苦就学会的人。不管是辛苦过的还是没有辛苦过的，练习总是大家的必经之路。

特训已经是第五天了。不知道摔了多少次了。中途，虽然我因受到挫折说过“不学了，这辈子即使不会骑车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泄气话，但是两个朋友不同意。他们说这次学不会的话绝对不行。即使现在说什么这一生不会骑也没关系这样的话，如果长大以后，想来会是多么丢人的事情，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我对此没有反驳的余地。正如朋友说的，几乎没有听说过不会骑自行车的大人。如果遇到那样的人，首先会想“为什么”，然后会很不可思议地认为是有什么理由所以不会骑。因为不会骑所以不骑是不能成为理由的。就像朋友说的应该趁这个机会尽量学会。

第五天的傍晚，突然一下子就会骑了。“啊？”会骑了！自行车没有摔倒，向前跑着。我能听到后面朋友们的欢呼声。我会骑车了。意外的是，竟然这么快就会骑了。

一旦会骑了，就会感觉如朋友说过的那样真的很简单。真的只要在摔倒之前踩踏板就可以了。在没有学会之前想那样的事怎么可能呢，但是一学会后就想为什么这种事不可以呢。

我高兴得不得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在寺院院子，一圈一圈地来回骑了好多圈。终于满足的时候，天完全暗下来了，想起寺院旁边有墓地就慌慌张张地回家了。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95～98

1. 聞かぎりでは→かぎりだ

一、(1)2 (2)3 (3)2

二、(1)心細い/寂しい/不安な (2)失敗する/負ける

2. ～ようが～なからうが→～(よ)うが～まいが/～(よ)うと～まいと→

【接続1】

(よ)うが/～(よ)うと

一、(1)使おう、使う (2)食べよう、食べる/食べ (3)こよう、来る

二、(1)あろう、ある (2)行こう、行く

【接続2】

一、(1)こよう (2)あろう (3)安かろう

二、買えるわけがない

看”。

【例文】△部屋の電気がつい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彼はまだ起きているようだ。

△うれしそうな顔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試験がうまくいったようだ。

△互いに遠慮しあっ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ると、あの人はそう親しい関係ではないのだろう。

△いまだに返事がないところを見ると、交渉はうまく行っていないようだ。

Ⅲ. 【本文分析】

1. P108 上から第2段落:

ところが、家に送ってゆく間じゅう、ベルガは(ユグや人と一緒に遊びに出かけたことなどな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振る舞ってくれるんだよ。

【説明】 該句的主干是「…ベルガは…というふうに振舞ってくれる」。

2. P108 下から第1段落の始め:

それから一週間、ぼくは行こうか行くまいか、ずいぶん迷った。

【説明】 包含句型「～(よ)うか～まいか」。

Ⅳ. 【本文の翻訳】

长 凳

在路上突然遇到了佛里德里希。

“你有时间吗?我有话想说。爸爸对此不明白,所以也不听我讲。但是如果没有人听我说的话,我就受不了了。”没有等我回答,佛里德里希就和我并排走着了。

“是四个星期左右前的事情。我在朋友的关照下,去郊外的一个地方拿一碗意大利面。

我走过那个古老的教堂,沿着林荫道,在电车向左转的地方,走在那条路上,街道树是菩提树。因为刚好花正开放,非常非常地香。

我来到那个红屋顶的房子面前,没有在意路上的事,只是低着头盯着脚尖走着。突然,看到一个女孩正走在我前面。

她有一双非常小的脚。我就那样一直跟在她的后面。一边盯着她的步伐和垂下来的看上去很重的网编的袋子,一边走着。

袋子里面是苹果。是皱巴巴的那种,是我一个都不想要的那种。我想怎么一个都不掉啊,掉了的话可以马上帮她捡起来。之后,正如我想的那样,嘎巴一声袋子裂开了。里面的宝贝滚

得满地都是。

女孩一回头就把两只手合放在嘴上说：‘啊，糟糕的袋子！果然是战争时候的东西啊。’

我帮忙把苹果捡起来，一起捡到网编的袋子里。但是那个袋子已经不行了。没有办法，我帮她一起提到她家里。

他父亲是个军人，名字叫维尔加。她在幼儿园工作。休息天去乡下，当时她是在将自己编的锅抓手换成苹果带回家。

一到家门口，她那张给人印象很好的脸，一动不动地盯着我说：‘真的是太感谢了，再见！’然后给了我一个苹果。但是我没有吃那个苹果，至今还留着作为纪念。

我说要急着去朋友家去拿意大利面，回来的路上顺便去了那家幼儿园打听平时傍晚几点左右关门。

之后，我每天一到傍晚就去那家幼儿园，站着等她。维尔加一出来，为了吸引她的注意，我马上走了起来。于是等着她看到我，打招呼。

开始她很吃惊，一吃惊眼睛睁得很大，越发漂亮了！那晚我梦到的都是维尔加。

过了一个星期，我每天送她回家。那种愉快的心情，对别人说不清。我们不太说话，只是并排走着，很舒服。有时维尔加从旁边一直看着我的脸。

但是，维尔加只知道我叫佛里德里希·修那塔。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说，因为说了的话，就会见不到了。

上上个星期天，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约好在公园见面。爸爸对我一到傍晚就必定说有事出去感到奇怪。因此，一看到我打扮好准备出门就摇着头对我说：“佛里德里希，不好好搞清楚是不行的。”但也仅此而已。之后就默默地盯着我看，然后把脸转了过去。我还是出门了。

天气很好。玫瑰也开始盛开了。公园里没有什么人来。只有两三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

维尔加穿着胭脂色的连衣裙——黑头发，灰褐色的眼睛。说实在的我一看到她心跳得厉害。我给维尔加带去了小诗集。维尔加高兴得有点害羞。

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维尔加吟着诗，她知道很多。

我为了不遇到别人，走小路。过了一会，维尔加说想要坐一会儿。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又不能说不行，又找不到好的借口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有绿色长椅的地方，维尔加马上坐了下来。

我就那样站在椅子前面，来回地换脚，扭扭捏捏的。因为没有坐下去的勇气。要是有谁经过就麻烦了，所以慌张地四处张望着。

‘为什么不坐呢？’维尔加问我。但是我没找理由。她对我说：‘坐呀！’我就也真的坐了下来。

但是，我坐立不安。想着要是有认识的人经过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身上像虫子在爬一样不自在。

维尔加也发现了，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小小的巧克力掰开给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吃过巧克力了。但是没有觉得很好吃。因为吃得漫不经心。连谢谢都忘了说。

维尔加把诗集放在膝盖上,但是没有看,一直盯着我看。然后不时地问些什么。

怎么回答的我都不记得了。只是绿色的长椅已经很可怕了,什么都没办法思考。

突然维尔加站起来,然后用手抓住我的胳膊,拉着走。

没走多久,就看到一把黄色的长椅。写着是“犹太人专用”的长椅。

维尔加站在那个长椅前问我:‘在这里能安心坐了吗?’

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呢?’

于是,维尔加就在那把黄色的长椅上坐下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她煞无介事似地干脆地说。

但是,不可以和她一起坐在犹太人专用的椅子上吧。我赶忙拉维尔加站起来,送她回家。原本好好的星期天,过得真令人遗憾,我真想大声地哭。原本也许可以就那样挽着手继续散步、聊天。但是我已经完全惊慌失措了。

但是,在送她回家的路上,维尔加一副和犹太人一起出去玩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说着自己家里的事情,幼儿园里孩子的事情,休假的事情什么的。她牵过我的手,紧紧地握着。

到了家门口,维尔加站住了,久久地看着我。然后说:‘下个星期天也一起去玩吧。不去城市的公园,去郊外的森林吧。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黄色长椅了。’

我想让她死心,但是她什么都没听就飞快地进了家。

之后,从傍晚到半夜,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禁止外出的时间。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强行抓走真是太好了。但是被爸爸狠狠地训斥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为去还是不去而烦恼着。但是星期天还是没去。不能去不是吗?因为如果被发现她和我在一起的话,她会进收容所的!”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11

4. ～ところを

(1)1 (2)3

IV. 【本文の翻訳】

创造人类的语言 创造语言的人类

“好吃好吃”、“不喜欢”、“小手手”等等，孩子不断地从母亲那里学到语句，也偶然听到“给你点心”和“给我点心”的说法。孩子在最初的时候不会注意到「あげる」这个单词是含有敬意的一种表现，而且，说起「御菓子をくださった」，可能也没注意那个对象（地位、身份等）是比自己高的人吧。但是没过多久，孩子就会慢慢明白这个单词既可以用在“将年糕供奉在神龛上”，也可以用于“将行李从船上搬到陆地上”等等。

「くださる」这个单词与「くださ」有着很深的联系。所谓「くださ」是指将强有力的东西、社会地位、程度、价值等高的东西（人）下降到软弱无力、价格少、程度差的情形，是由上而下的力量强大，普通情况下无法抵抗那种力量的意思。孩子们久而久之就能明白。也能明白像“下达命令”、“腹泻”等都是由其本来的意义而产生的语句。而且，「おろす」这个单词感觉上就是保持警惕地将东西一直运送到下方。因此，会使用“卸下负担，完成重任”的说法。此外，「おとす」这个单词表示本该在高处的东西，无所谓地放手让其掉到下面，在这种场合也能使用。这些孩子们也能渐渐区分开来。

为了说出给他人某物或递给他人某物时含有敬意，在日语中会使用对上用「あげる」，对下用「くださる」的形式。那是日本人的社会构造是不断地深切关注上下关系的社会的结果。孩子们在理解「あげる/くださる」的同时，不知不觉中理解了。孩子们是偶尔会自己创造单词的，但更多的是被教授已经形成的、由大人们继承至今的语言体系，并被放入语言整体的框架中，大人们为了让孩子能熟练使用这些语言而指导孩子。最终，孩子变得遵循那些单词、语法的范畴，进而区别并判断自然界、人世间所有的事物。

这种语言的框架并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比如说，在日语中「子供が申しますには…」和「子供が言いますには…」两者有明显差别。从「子供が申しますには」这句话，人们都会想象母亲与老师谈话的场景，而如果母亲用「子供が言いますには」与老师谈话的话，可能会说那位母亲对于语言的用心不是很细致，但是即便要在英语或德语中寻求与「申す」、「言う」之间的区别所对应的说法也是没有的，在英语或德语中没有日语中的这种区别，无论是「申す」还是「言う」都是由一个单词来表示的，那是因为在使用英语或德语的社会中没有与「申す」、「言う」相对应的观念的区别。

当然，并非说日语语句的数量多或欧洲语言的语句数量少。也有欧洲语言中有而日语中没有的语句。比如说，在英语中有“自然”这样一个单词，那就是“nature”。在日语中与这个“nature”相匹配的单词除了“自然”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说法了。如果将最初的并非借由中文或欧洲语的日语称作“大和语言”的话，那在“大和语言”中找“自然”这个词也是找不到。为什么无法在“大和语言”中找到“自然”这个词呢？

我认为那或许是因为古代日本人没有将“自然”当作与人类对立的一个事物或一个对象来理解。作为与自己对立的一个事物，没有在自我意识中确立下来的“自然”，(所以)连一个名字也没有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在没有“申す”和“言う”观念区别的地方，也就没有它们的语言区别了。如果没有将自然作为一个对象确立的话，那么它也就不会有名字。

没有将“自然”作为与“人类”相对立的一个事物来理解，这点在日本民族中，是渊源深远的事情。即便从汉语中学了“自然”这个词，长时间以来日本人没有掌握将“自然”看作是一个事物的思维方式。那并不仅仅是在遥远的历史时代，即便在现代日本人中，看上去好像也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欧洲人而言自然就是人类对其进行劳动、变革、破坏等做出来的对人类有用的素材，改变山的形状来储水，建造坚固的道路对人们的往来发挥作用。计算为了搬动自己所居住的地球需要多大的力气，想要脱离地球去巡视它的周边。而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清楚地存在着将地球看作是与自己对立的一个事物的想法。

近来，日本也效仿欧美，拦河造湖，填平港湾，掀起了一股想要更多地利用自然的风潮。虽然那样，但基本来说，日本人仍没有将自然看作是与人类对立的事物，是必须利用的对象。倒不如说自然是人类与其融为一体的地方，自己与自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来自于自然，而又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于大自然。这不就是自然吗？

比起想要将自然彻底地为人所用，日本人更想将自然带入自己的生活中。比起用石头建造漂亮的房屋，不如使用自然的木材和泥土建房子。在造好的房子里，造一个盆景般大小的院子，将自然移入其中。一直与自然共存，这就是日本人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与其说是与自然共存，倒不如说是与自然相融，对于自然没有彼和此的清晰的区分。

即便是年轻时做过许多工作，有不少日本人上了年纪后，期待在山脚安静的地方造一个小屋，在那里静静地生活。人们都认为那是一件好事。有「隠棲」这样一个词语。人们将自己带上一大片树林——潺潺水流，一望无际的草原，矗立在一处的一棵大树——如此美妙的自然风景之中，让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景物而生活下去，那就是「隠棲」。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对于自然和人生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愿望的一个形态。

可能这其中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但是我要把它联系到语言来思考。也就是日语的大和语言中没有「自然」这个词。那是日本人没有把自然看作是利用的对象，不去清晰地区分人类与自然，而是想要相互融合。我认为这些两千年前的情形，贯穿整个历史长河，在日本人之间继续存在着，今天也依然保持着，以那样的形态而显现着。

虽说语言这种东西这样制成人类观念的框架，但也不能只说是语言决定性地形成了人类的想法、感受和做法。

年岁增长，在广义上而言的社会性能力被认可的话，人们这次就想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新的语言、语句的变形或意义的借用等表现出来。

比如，在战后“非法物资(黑市物品)”这个单词被广泛使用。说起“非法物资(黑市物

品)”,仅从词本身就能明白它是指经济上的不正当行为。「やみ」这个单词,因当时的经济生活黑暗,日本人将其与在暗处偷偷的进行的不正当行为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自如地将新的单词用于别的意思的一个例子。

说起能艺界的「花」(精髓),就是指舞台效果及优秀出色的技能的意思。所谓老年之「花」,是老年的演技所特有的出色效果,所谓少年之「花」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发挥的技能之美。但是,其源头来自于盛开着的美丽的花,这些都是词语由具体性的意义被提高到抽象意义表现而被使用的例子。

此外,最近,年轻人在表示「非常に」时,无论什么都说成「すごく」。我们在孩提时,常说「とてもおもしろい」或是「とてもいやだ」,这个「とても」在古代用「とてもかくても」,表示“不管怎样”的意思。说起「とても」,一般一定是以「とてもだめだ」、「とてもできない」、「とてもできない」(怎么也不行)这种否定形式来使用的。从明治时代末期起,开始被广泛用于「とても美しい」、「とてもおもしろい」等等普通的肯定形式,对于语言有着细腻感觉的人谴责这样的做法。

但是,如今连「とても」这个单词也不流行了,最近年轻人常使用「すごく」这个单词。所谓「すごい」总觉得就像刻在心上一样,是对某种激烈的、强有力的事物的形容,具有「非常だ」、「たんへんだ」的意义。由「とても」转变为「すごく」可以说是古老的单词被舍弃、新形式登场的例子,大概表示「非常に」意义的单词在日语中是寿命很短的单词之一,自古以来就不断有各种单词出现又消失。

另外,新单词也被创造出来。比如「がめつい」就是这样的单词。它就是那种即使最近被广泛使用,但是实际上是原本并没有的单词。但是它非常好地表达出了狡猾、小气的人一旦看到了钱就马上积攒下来,一旦得到了就再不放手的感觉。虽然无法去直接询问创造这个单词的人是由什么素材组织出这个单词的,但是我想将这个单词分解的话,就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がめ」与「亀」的词源是相同的,就是所谓的鳖。因此在麻将等游戏中常说“要和更大的牌”之类。就如同鳖一旦叼住东西后就不轻易松口一样,在有好牌到手后,就出那张牌,为了以大牌和牌。另外在东北地区、新潟、栃木、群馬等地,也将“偷盗、偷窃”等称为「がめる」,这是与鳖叼到东西就不松口有关联的。将那个「がめ」与「ごっつい/きつい」的「つい」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がめつい」。如果试着做一下,发现被联想到的意义与那个单词的发音正好完全匹配。这曾被作为“利欲熏心的家伙”这出戏的名字,并因此被广泛使用。这些可以说是新的词语诞生的例子。

在以前,据说小说家久米正雄根据不仅仅是微笑、也不仅仅是苦笑、而是两者兼具的笑创造出「微苦笑」这个词。这也是在久米正雄之前日语中所没有的单词。

像这样,语言拥有巨大的力量,它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像给人盖上印章一样决定了人们的想法、感受或是做法。另一方面,人们能够独挡一面,拥有了推动社会的力量的话,从想仔

细表达新社会的变动或者新东西的发明以及人们感情的流露的愿望出发,变得逐渐能改变语言。也就是这两件事情——语言创造了人类,以及人类也不断创造语言——这是语言在实际中所起的两个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力量如螺旋一般连续不断旋转着,一边交替地起着作用,一边不断地创造日语悠久的历史。

具体来看,日本的语言如何来决定日本人的想法,同时,日本人的想法、感觉是如何反映在语言中的,那并非只出现在历史的表面,而是让我们看到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与此相关的感情、判断方法等真正的形态。如果要刻画出那种日本人的状态的话,我认为那是思考(明天、后天就不用说了)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日本将如何发展的一个线索。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25~129

1. にあたる→に(は)あたらない

一、(1)1 (2)3 (3)2

二、(1)落胆/失望 (2)知っていた/聞いていた

2. にあって

一、(1)3 (2)2 二、2

【关联文法1】 ~とあって

一、(1)3 (2)2 (3)1

二、(1)述べる (2)おいしい

【关联文法3】 ~とあれば

一、(1)子どもの (2)致します (3)治る

二、(1)1 (2)1

3. ばかり→とばかりに

一、(1)不思議だ (2)あくびをした

二、(1)3 (2)1

Ⅲ. 【本文分析】

P137 下から第2段落:

(今日助けることは明日助けられることであり、今日助けられることは明日助けることにいやおうなしにつながっている)生活では、「言う」ことより「する」ことのほうが大事なのです。

【説明】 该句的主干是「…生活では、…のほうが大事なのです」。()内的内容是「生活」的修饰语。

Ⅳ. 【本文の翻訳】

不说“谢谢”的分量之重

对于日本人而言,大概没有比「ありがとう」这个语句更如同用惯的皮制品一样有很好的手感吧。虽然我们经常说“心领神会”,认为彼此之间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沉默之中相互传达是很好的,但关于「ありがとう」,尤其在对方给了我们什么的时候,且不论那种东西对于我们而言有多么宝贵,总之,如果不先说一句的话,好像这件事怎么也无法了结。

但是,认为这个语句适用于任何语言之中的想法,好像有些草率和武断。

我开始学习蒙古语不久,就学到了相当于「ありがとう」的蒙语单词「バヤルララー」,这是个含有“愉快接受,喜悦”意义的词。虽然受不了那种舌头绕来绕去的发音,但因为是很重要的单词,所以就很努力地练习。但是,在呼和浩特生活之后,发现作为常用词应有的「バヤルララー」都不能常听到。即便偶尔听到,也会因为平时不常听,反而有种假惺惺的不自然的感觉。

我问了丈夫トウグス,据他说,如果在城市的话还说得过去,在草原上原本就没有这个单词,可能是一部分人受了国外影响或其他什么原因才会那样说。

那么,内蒙古人不说「バヤルララー」的话,他们说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谢的心情呢?作为我们日本人或许会难以理解,他们对于这点,给人一种表面上很冷淡的印象。他们根本不像我们那样反复去说「ありがとう」这样的老话,有时他们是沉默无语,有时会说几句“啊,这样啊”、“真好呀”、“不错不错”等等,与其说是面对对方说,不如说只是一半是在自言自语地低声说,好像的确是很冷淡地接受对方的好意。他们的这种态度,往往容易反映出自大或是傲慢。我在还没习惯时,不只是生过一两次气。

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个内蒙古朋友生子,我与トウグス二人一起拿着贺礼去祝贺。因为内蒙古人没有一见面就马上送礼的习惯,所以首先与他们热闹地聊了聊家常闲话,在快起身时,静静地从包中取出贺礼。于是先前还热闹聊着天的那对朋友夫妻突然沉默了,仿佛对于

我取出贺礼熟视无睹。那种沉默让我不由得心生好奇,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我问了トウグス“是不是太奇怪了?至少说一句谢谢也可以嘛”,他回答说“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在那种时候说谢谢之类的话,仿佛像是在期待别人的贺礼一样,反而有卑贱的感觉”,我对此感到很惊讶。说起我,为了中日友好,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停地说「バヤルラー」,那被认为是“卑贱”的话,不得不让我大受刺激。

另一方面,都说美国人是爱说「Thank you」的国民。我有个曾在日本留学的美国朋友,她日语非常流利,让我们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的是,无论多小的事情,她都不忘说「ありがとう」。我敬佩地说道“你真的很彬彬有礼”,她有些意外地说“我只是将英语中要说‘Thank you’的地方改为日语中的「ありがとう」而已”。虽然她只是原封不动地实践着自己国家的习惯,但可以说幸运地是让喜爱说「ありがとう」的日本人带有好感。

那样的美国人如果到内蒙古的话,将被如何看待呢?我觉得这是不难想象的。

这是我曾听说的一件事。内蒙古大学的某位蒙古族老师邀请一对美国学者夫妻到家中做客。那位美国妻子给蒙古族老师妻子礼物后,那对蒙古族夫妻就默默行礼,始终一言不发。那位期待着对方能当场打开包装并大肆赞美一番的美国朋友,非常生气地发火道:“内蒙古人根本不懂礼仪。”

但是生活在内蒙古人当中就能明白,他们的这种态度决不是出于自大或是不懂礼节。关于这点,他们只是有着与美国人或我们日本人不同的价值观而已。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对于对方好意的感谢的心情无节制地随意用语言表达是不好的,与其那样,倒不如应该将那种恩情刻在心里,只有将来通过报恩才能表达。

我自己不停地说「バヤルラー」的话,被责备是故作姿态,急着马上就让对方还礼的话,就会被告戒“还礼是不形于色的,如果那么匆忙的话,仿佛像是花钱收买对方的好意一样,是不礼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了。

我在内蒙古大学时,曾有一位教了我一年《元朝秘史》的教授,因为听说他要去美国参加学会,我与另一个留学生就送了他一份钱别礼金。那位老师当时就如所有内蒙古人一样,冷淡地接受了我们的礼物,直到过了很久在我与トウグス结婚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这里,对我说:“那时,多亏了你,我才能给家里人买礼物。也没什么能送你的,这样让你能做床被子之类的吧。”然后含着泪递给了我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钱。不仅是当时(我们送礼)的金额,就连我曾给老师送过钱别礼的事都彻底忘了,但老师不仅没有忘记,而且还一直想着在何时用一些形式回报,之后的那种心里的感激,连我也不禁热泪盈眶。

且说,内蒙古人所处的自然、生活环境之严峻是我们日本人所不及的。春天的沙暴、夏天的干旱、冬天的雪灾等,虽然一年到头总是处于自然灾害的危险中,但对于还是必须要依靠自然生活下去的人来说,彼此依靠、相互帮助完全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为了生存必不可缺的。形成一个村落,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将家畜分担放牧,共同进行剪割羊毛、掘井、除草及灾害对象等劳动,也是他们从那样的生活中所学得的知识。当然,这种协作关系并不仅限于

哪个村落,可以说在内蒙古草原上旅行时,在无意间落脚的陌生人家中,被招待喝茶,有时甚至被招待吃饭也不少见。这也是内蒙古人互相帮助的延续吧。即便是在呼和浩特那样的城市生活,通过相互依存而成立的部分可以说是大到日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地步吧。

在今天我助人明天人助我,今天人助我明天我助人这样必然相联的生活中,比起“说”,还是“做”更重要。

但是,生活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连口头的感谢都不接受的他们严肃的表情之下,不要错过了他们隐藏起来的感情丰富而又能说会道的一面。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口传文艺之一的祝词等韵文中略见一二。祝词是寄托四季的劳动或风俗习惯以此来祈祷人们幸福的东西。

在此,我要介绍一段现在不怎么看得到的在初夏毛毡刺作之际所说的祝词:

「雪より白く、骨より固く、氷より滑らかに、銀より高価に作った、フェルトは、七十のゲルの覆いとなり、つくった人は、白の秋を見ていけ」

在这种祝词中,还有更短而简洁,以几行来表达好兆头的。例如,在走访某家人、对方敬茶后会说:

「沸いたお茶は黒砂糖になれ、尋ねた家は豊かになれ」

以此来表达对对方好意的感谢之情,听说トウグス小的时候,给老人奉酒或茶之后,老人就会说“哎呀,好孩子,「山より高い体と、海より深い学問をもった人になれ」。”以此来祝他将来获得幸福。

不使用语言,只将对方恩情常记心头,用尽语言,祈祷对方幸福之心,如果不去体会这两面合一的内蒙古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和丰富,就简单定论「ありがとう」等于「バヤルラー」的话,那是多么遗憾啊。

无法完全重叠的语言与语言之间,通过窥看两者间的缝隙,反而能意外地越发清晰地看见对方的语言以及在其背景之中的文化。唯有这才是学习外语的我们所被赋予的特权。这是我想该要珍惜的东西。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41~143

1. あって→あつての

一、(1)b (2)c (3)a

二、(1)命 (2)当選

3. ~もさることながら

一、(1)1 (2)3 (3)2

二、2

【関連表現2】 Vないで済む：没……就解决了。

【例文】 △電話で話がついたので、行かないで済んだ。

8. Vます形＋同一 Vます形：吐き吐き

参照本课说明 P160。

Ⅲ. 【本文分析】

P151 上から第4段落：

花屋さんでは、開きすぎたものは売り物にならないようだけれど、開きすぎて雌しべや雄しべが飛び出したものも、ときにはハッとするくらい美しい表情を見せてくれることがある。

【説明】「だけれど」连接两个意思呈转折关系的分句，后一个分句的主干是「…ものも…ことがある」。

Ⅳ. 【本文の翻訳】

风之旅

我小时候，对信鸽很着迷。成天追着那些飞得又高又远的鸽子，一整天都抬头望着天空。我也想像鸽子那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对天空的向往，促使我登上高山。在我所居住的山谷的小村旁流淌着渡良濑河，我经常不顾妈妈的担心，去那些耸立在河流源头的岩壁及山谷。

高中一年级的時候，在我脑海中闪过想要拉体育馆吊环的念头，由此开始练习器械体操。很快，我就被体操的魅力所吸引，只想练体操。于是大学里选的也是体育专业。而且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但是，仅仅过了2个月，在我24岁的6月17日那天，我的教师生涯就结束了。

因为我全身瘫痪了。之后就只能每天望着医院的天花板。和成为我的手脚、照顾我的母亲一起在医院度过。看不到生存的目的，但是，自己没有选择死的勇气，只是这样活下去也是一种痛苦。

在我正想着要放弃的时候，我知道了有人用嘴夹住笔写字，甚至还可以画画，我终于有了希望生存下去的念头，就感觉像是从绝望的深渊中爬了上来。

归乡

在长时间的医院生活后，迎接我的故乡的春天非常地特别。

檐廊受到了太阳光的照射，在洗涤物轻轻摇曳的下面，猫挠着柱子。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渐渐就融入到了自然中的平凡至极的美，每天很可惜地在我眼前流过——生平第一次有了在故乡迎接春天的感觉。

在竹林里，一边听着叶子沙沙作响的声音，一边画着画，上午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下午，我就坐上仅仅靠着脖子转动就可以操作的特制电动轮椅，一个人去庭院林子里的小路散步，因为冬天的时候，经常闷在家里。所以能够外出我很开心。梅花、茶花，不是开在花瓶里，而是开在长在土里的树上。这才让人觉得很新鲜啊。

虽然渐渐看不到荷花、油菜花了，但是野花顽强的生命力犹在。我想画满故乡所有的花。

春

每当看到树木开始萌芽，整座山都被新绿所包围，就希望时间能够停驻。在这个季节我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在学生时代我就常抱着面包袋爬上大学的屋顶。每天都毫不厌倦地眺望开满新绿的雄大的上毛三山，直至俱乐部活动开始。

在孕育出像荻原朔太郎、山村喜岛等大批诗人的上州平原，让人不由得沉浸在一种浓浓的诗意中——我想这么说，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那时的我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青春正迅速地流逝，唯有新绿每天一点点地变绿，我想真是浪费啊，一边一点点吃着甜瓜面包。

昨天、今天都是那样，一边坐在电动轮椅上在田间漫步，一边看着周围的群山。从竹林间可以看到的山，在秧田水面映衬的山，爬上瓦屋顶的山，在牧场石塔上的山。从正午开始，是农家最忙的时候，大人望着山感叹是一种极其奢侈又难为情的事情。但是我将这美丽的风景放入我心里的相框。以后一定要将这些画成画或者写成文章或用其他的形式表达出来。确实从开始画和写以后，我对所有的事情，即便是一点点，也已经渐渐适应了，拼命追求美丽东西的样子自不必说，但是对于之前那种想要逃避的讨厌的事物，自从我得到了笔这一武器，甚至会有一种感动。

今天也外出了，直到天暗下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股天妇罗的味道。我不由得往家走，但进了家门后仍然毫不厌倦地隔着窗户眺望着山。庭院里开满了红色和紫色的雾岛映山红。从里面冒出白烟就像线一样流动，这或许是把灶放在外面在煮竹笋吧。只看到山像一座巨大的黑色屏冈，可以听到像敲着竹筒似的小杜鹃的声音和青蛙的声音交杂在一起。

花

开始画花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心能像画纸那样纯白。即便是同一种花，仔细看了之后就会发现就像一个个不同的人脸一样，因为它们拥有各自的表情。另外即便是同一朵花，在早上和中午的颜色也会有细微的变化。

对于一直看惯了的花，就会有一种“这个花就是这样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开始画，所以有时候会转过头去不看花。花店老板说，开过了的花就不能卖了，但是这些开过了的花有时也会给我们呈现出一种雌蕊或是雄蕊盛开的美丽表情。即使花瓣有一两片凋落下来，有虫腐蚀也没有关系，等花开完后花瓣就变成茶色的，这绝不是已经死了的花，而是拼命地生

存下去、开始结果的迎接最美时期的花。

有一些花由于风吹而垂落下来，还有一些花可能由于生病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歪开着，有一些花在向阳处开放得很鲜艳，还有些花由于根部沾染上了下雨天弹回来的土而变得有些肮脏。看到这些就觉得和人类社会是一样的，既有聪明的人，也有从容的人，既有漂亮的，也有不漂亮的，有生病的也有健康的，有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我自己经常会在只知道一点点的情况下就断言“啊，那个家伙，原来是那样的人啊”。就连花的颜色一天中都会有变化，更何况是在看待拥有良知、思维的人的时候，以自己仅有的标准来断定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在我的面前，开着一大朵菊花，虽然菊花能开较长一段时间，但是被人们赞赏的时期却非常短，我想将花下的一片片叶子甚至连土中的根的美都描画到花瓣中。

哭山

到我家来玩的外甥带着电子手表。正因为这是相当新的款式，所以当看到这样的表带在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手上还是吃了一惊。我拥有第一块表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不由得开始了思考。

在我家背面的山叫做“哭山”。从我小时候开始大家就这么叫了，所以虽然我没有留意，但还是据母亲讲这叫“哭山”。

虽说我们住的是山村，但是现在无论哪家用燃料都是煤气和石油。烧木材的家庭真的是很少了，现在最多也只是用于煮开水而已。但仅仅在数十年前，无论哪家下面都堆着柴和树枝，用的都是冒烟的炉灶和地炉，而且要从山上收集一年的被称作燃木的树枝这些燃料，这是主妇、孩子们冬天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在离我们最近的后山，枯树枝等就好像用扫帚扫过一样，一点也不落下来。虽说是拾燃木，但是一般都要翻过后山，甚至还要爬到下一座山上采集。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就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在休息日里每天两次背着燃木过山。即使是寒假在家里，因为大家都去山上了，所有没有玩伴了，反而是去山上更加有意思。随着人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体力，背的柴木也越来越多，有一种觉得背的柴多了就和大人接近的感觉。

问题在于我们背着柴木必须翻过山坡。一边说着话，一边哼着调子的孩子们跨过红鲑鱼的石头，登上山坡，一边从咬紧的牙关中吐着白气，一边发出呻吟声。无论是谁都背着满满的柴，自己也不知能不能跨越这个山口，特别是最后的十米，斜面非常的险峻，在道路上突起的岩石，沾满了前面登山者的汗水，手臂已经麻木了，下腹也会感到阵阵绞痛。

听说所谓的“哭山”就是要爬过这座山，会哭或者会死。父亲、母亲应该和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喘着气，一边爬这座山坡。所以比起死，人们就选择了“哭”字作为山名。并不是很长的距离，但却是将一天凝聚成一段短时间的痛苦的攀爬。而且步幅也变得越来越窄，“啊，不行了。”不知道从身体的某个地方传来这样的声音，忽然眼前一下子亮了起来，爬上山巅。

山巔南面的光线充足的斜坡是一个很不错的休息地。自然的岩石及地形长期以来形成了像椅子一样的形状。坐在那里,可以远远的看到沐浴在冬日阳光下的自己的村庄。

几分钟休息整顿之后,我们各自奔向自己喜欢玩的地方,大家都去看自己的手表,那是我拥有的第一块手表。在山的斜面上,堆有直径50cm的枯叶堆,收拾得很漂亮。在当中竖着一根棒子,在棒子影子落下的旁边有一个短棒子的印记,那是我们昨天到这里的时间。从四面八方传来“比昨天要早啊”、“太棒了”这样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的棒子影子要比昨天画印记的地方稍微偏向西方,就是说比前一天到达时间要早。因此在那个太阳的影子下我们为了明天又竖了一根短棒——要比前一天更早的跨过这山口,仅仅这一点我们就很开心了。

有时也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山下的农田里,像豆粒大小一样工作着的父母的身影。或许是在忙着准备午饭吧,无论哪家人家都冒着青烟。

在我家的背面,到现在仍然看得到哭山耸立着。我一边抬头望着,一边回忆起那时候的喜悦和痛苦。

我今后要走的路上有怎样的山巔呢?或许也会有要一边哭一边爬的坡道。但是在那之前,我不会忘记那个有钟表的撒满阳光的山巔,从那里可以看到我以前走过的路和我将来要走的路。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56~160

1. をよそに

- 一、(1)2 (2)1 (3)3
二、(1)遊んでばかりいる (2)反対

2. 極み→の極み

- 一、(1)2 (2)2
二、(1)幸せの/感激の (2)疲労

4. はもちろん→はおろか

- 一、(1)4 (2)2
二、(1)歩くこと (2)国内旅行

6. ~とはいえ

- 一、(1)2 (2)1 (3)3
二、(1)休んでられない/休めない (2)親

Ⅲ. 【本文分析】

1. P166 第6段落の上から4行目:

それに(戦争というものによって、大きく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わが家の運命を思い起こすと、戦争なんてもう過去のものであってほしい。

【説明】()中的内容是「わが家の運命」的修饰语。

2. P167 上から3行目:

母は(着物の売り食いで命をつないで命をつないだ疎開時代の)当初を思い浮かべては、「戦争さえなかったら～」と言い続けていた。

【説明】该句的主干是「母は…と言い続けていた。」()中的内容是「当初」的修饰语。

3. P167 第1段落の上から8行目:

(その私に向かって問いかけた)この初老の婦人に答えるには、わたしは戦争について、知らなすぎた。

【説明】该句的主干是「わたしは…知らなすぎた。」()中的内容是「この初老の婦人」的修饰语。

Ⅳ. 【本文の翻訳】

“对不起”

这是来到荷兰不久的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在宿舍附近的一家蔬菜店正排着队等待买菜，当时站在我后面的气质高雅的白发老太太，拍了我一下肩膀。

“你是日本人吗?”

我虽然对不认识的老太太的问题感到吃惊，但是还是回答道：“是，是的。”这回她表情变得非常可怕，一直盯着我看。

“战争中我住在印度尼西亚，我的丈夫拥有一个很大的农场，我们一家住在公馆里用了数十名的佣人。我们和四个孩子过着富裕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日本兵扑通扑通地擅自闯了进来。之后农场和公馆全都被没收了。丈夫被强行送到了收容所。除了两个年纪幼小的孩子以外，大一点的两个孩子不知道被带到何处，我饱尝了一家离别的辛酸。两个幼小的孩子病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战后好不容易可以回到祖国。我的丈夫和两个大的孩子都被日本军杀死，我变得孤苦伶仃，身无分文。不仅是我，很多荷兰人都遭遇这样的不幸。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罪过。作为日本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我吃惊得话都说不出。假如真的有这些事情，我只会感到恐惧，至少这样的事情学校不曾教过，从父母那边也没听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我而言，一直以为战争已经是以前的事。而且如果想起由于战争我们家的命运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真希望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因为战争被迫离开东京，对于在东北的贫寒的乡村里必须度过将近十年的父母和我们孩子而言，长时间以来都不能说是个美好的回忆。回到横滨的时候，没有给已经高龄的父亲工作的机会了。母亲如果回忆起靠变卖和服勉强度日的离散时代的话，就会一直说：“如果没有战争（那该多好啊！）”在一句怨言都不说的父亲的心里，也许有更多对改变命运的战争的怨恨。“如果没有一切的战争该多好啊！”所以关于战争父母都不想多说，我们全家都希望忘记那场可恶的战争。（当然，我对于战争感觉迟钝，而且是无知。）要回答老太太的问题，我对战争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这么说来，我隐约觉得不知在哪里听过、读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总觉得一直是避而不谈，并不表现出很感兴趣，而是装作毫不关心。

但是我不认为这位老太太在对我撒谎。她就自己受到的损失到底能不能以利己主义的形式来质问我？即使我们家不也是一直说“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父亲就可以一直做原来的工作，富裕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姐姐们也不用半工半读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母亲也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卖和服，而总是可以买到新款的和服。那与这种自私是没有分别的。“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也不会疏散到东北贫困的村庄去了——我们一切都是被利己主义禁锢着生存着。老太太在蔬菜店揪住我这样年轻的日本少女，禁不住不断地质问的东西——我们全家一定会悲伤的东西，我认为那一定是战争的真实情况吧。

我仍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既吃惊又困惑地看着她。于是不知为何突然说了句：“I'm sorry。”即使考虑到我英文讲得不好，但是对我来说，找不出别的话了。即便是日语我想也是同样的。虽然如此，我连自己都对我说出的话感到惊讶。

老太太用眼角上布满了细小皱纹的眼睛朝我看着。

那是一双深蓝色略带灰色的眼睛。之后她屡次眨眼，出乎意料地用柔软光滑的手握住我的双手。“I'm sorry，”这次她说道，“你还年轻，我对不知道战争的一代说出如此愚蠢的话。所有都是战争不好，你没有任何罪过。”

她像是审判员一样肯定地说。然后，她直眨眼，又一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我们就此把战争的事情全部忘记吧。”

然后就跟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重新排在我的后面。

这件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让我感触良多。之后，我对数名日本人说了此事，和我岁数相当或比我大点的她们，几乎全部都对我采取的态度表示否定。

“那只不过是她的利己主义，不是吗？你应该明确地说出你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们也是战争的牺牲品。”

“又不是你一个人犯下的罪过。为什么要道歉呢？即使荷兰人也在殖民地做尽了坏事，自己独占便宜，所以他们的罪更重。”

“如果家族出了一个干坏事的人，倘若后代的子孙必须要背负罪名的话，德国人以及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即使你一个人谢罪，战争也不会消失。你又不是国家的领导，你最好还是停止你那种一个人背负国家、而挺身而出的骄傲自大的想法和假装做好人的想法。”

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无论哪种意见都有他们的道理。至于我自身简单的道歉是不是就行了的问题，以及究竟我采取的态度是否是正确的疑问，自从那以后，在我心里就一直留下芥蒂。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夏娃的原罪，亚伯和该隐，在进一步深究的话，就是要否定人类本身的存在的那种走投无路的难题。即使大家指责我的不对，但是说到应该怎么做的话，无论从谁那里都找不到能够令我信服的答案。无论哪种意见即使看上去都是承认战争的愚昧，但是我认为那也是和那位老太太一样用利己主义来使自己的说法正当化。我的脑海一片混乱，反反复复来回兜圈子。

之后，在长达二十年多的日子里，我和许多在原日本收容所里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接触。或多或少，大家都因利己主义非常怨恨战争或日本人。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会陷入泥坑里。而且到了最后，连理应和战争无关的我都会遭到对方的憎恨。那件事情之后，我不向那些人直率地谢罪了。因此我注意尽量慎重地避开和荷兰人谈论战争的话题。

每年五月四日，战争结束纪念日的黄昏（在荷兰为烈士追悼纪念日，实际上是通过联军解除被德国占领的终战日），全荷兰人民为烈士祈求冥福，并祈祷不再发生战争而进行一分钟的默哀。那时，在工厂、学校、甚至在家里、咖啡店及餐厅，大家都会停下来进行默哀。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上，女王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对于战争一无所知的少年、少女们双手捧着花圈。而且荷兰全国电视转播这一场景，人们各自在原地进行默哀。

有一天，和来自日本的几个客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咖啡店喝茶。我稀里糊涂忘记了那天是终战纪念日。正在聊天的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店里突然变得安静，只回响着我们大声的喧哗。于是，服务员走了过来，用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下来表示提醒。我们用诧异的表情回头看他，他轻轻地说道：

“今天是我们国家的终战纪念日。为了祈祷烈士和不再发生战争，你们外国人也请和我们一起进行一分钟的默哀吧。”其他客人也都安静下来进行默哀。

默哀以后一位日本人感慨地说道：“真是个好习惯呀！这样的话，每个人都绝对不会忘记战争了。”

最近，随着这天的临近，我就必定会想起那位老太太。即使近过去将二十五年了，老实说我至今还未明白当时年轻的我说的“I am sorry”，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回答。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是，我那句“I am sorry”似乎让她决定忘记在战争中的苦难。而且我到现在还觉得那句话是那时候最合适的回答。

满怀着我对和平的小小愿望，我和荷兰人一起在每年的这一日献上一份祈祷。这一天是让我重新思考关于战争、和平、爱的一天。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73～177

2. を余儀なくされる/を余儀なくさせる

一、(1)欠航 (2)帰国 (3)避難

二、1

4. ～をもって

一、(1)2 (2)1 (3)2

二、(1)終わ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2)優勝

6. ～て済む

【关联文法3】ないではすまない/ずにはすまない

一、(1)飲まないでは/飲まずには

(2)入院しないでは/入院せずには

(3)補償をしないでは/補償をせずには

二、(1)1 (2)3

IV. 【本文の翻訳】

矿 车

在小田原和热海之间开始铺设轻便铁路工程,是在良平八岁那年。良平每天到村外看那项工程。虽然说是铁路工程,但也只不过是使用矿车搬运泥土。良平觉得有意思而来观看。

矿车上面有两位土木工人,站在土堆后面。矿车下山的时候,不需要推就能跑下来。矿车像被吹动似地在跑,土木工人的短上衣的下摆随风飘扬着,细细的铁路线弯弯曲曲——良平有时一边眺望那样的景色,一边想要成为一名土木工人。他有时也会想和土木工人一起乘坐矿车,哪怕是一次也行。矿车来到村外的平地时,自然就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土木工人敏捷地从矿车上跳下,就把车上的泥土全部倒在那条铁路线的终点。然后,又推着矿车,重新爬回到原来的山那边。良平当时想即使不能坐车,能推一下也好。

那是二月初的某一天傍晚。良平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以及和弟弟岁数一样的邻居家的孩子来到放置矿车的村外。矿车装满了泥巴,排列在微光中。可是除此之外,四处张望也看不到土木工人的身影。三个孩子提心吊胆地推了最前面的一辆矿车。矿车在三个孩子的推动下,突然“咕噜哩”地转动了车轮。良平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但是对于第二次车轮的声音,他没有吃惊。“咕噜哩,咕噜哩”——伴随着这声音,三人一边推着矿车,一边到铁路线去了。

不久他们来到大约20米左右的地方,铁路突然变得很陡,凭三个人的力量,矿车怎么推也推不动。有时甚至差一点和矿车一起被抛出去。良平想差不多了吧,就向年幼的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

“嘿,乘上去!”

他们一下子放开手,跳上了矿车。矿车刚开始慢慢地滑行,后来眼看着滑动渐渐加快,一口气朝着铁路线滑下去了。就在这一瞬间,面前的风景,犹如突然向两侧分开似的,飞快在眼前闪现。吹拂在脸上的傍晚的凉风,脚下跳跃的矿车的摇晃——良平兴奋得几乎要忘乎所以了。

但是在两三分钟后矿车就已经停到了终点。

“嘿,再推一次。”

良平和年幼的两个孩子一起,又准备把矿车推上去。但是还没等车轮转动,从他们背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不仅如此,他们突然听到了大声的申斥声。

“混蛋,谁让你们碰矿车的?”

在那里站着一个人穿着旧短上衣、戴着一顶与季节不吻合的草帽、高个子的土木工人。看到这个身影时,良平就和年幼的两个孩子,逃出了大约10米。自从那次之后,良平在办完事情回来的路上,即使看到没有人影的工地的矿车,也不想乘第二次了。不过那时候的土木工人的身影,良平现在也记得很清楚。在微亮中隐约地露出的那顶黄色的草帽——但是那个记忆

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了。

过了十几天之后，良平一个人一边站在午后的工地上，一边眺望矿车的到来。这时候，除了装满泥土的矿车之外，还有一辆堆积着垫木的矿车。这辆矿车是从那将成为主线的粗粗的铁路线而来的。推车的是两位年轻的小伙子。良平从看他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接近。“如果是这两位的话，应该不会被骂。”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朝着矿车旁边跑去。

“叔叔，我帮你们推吧。”

其中一位穿着条纹衬衫的男子，仍旧弯着腰推矿车，就如所预料的那样非常爽快地回答到：“好，帮忙来推吧。”

良平加入两人之间，用力地开始推。

“你力气真大啊。”

另外一个耳朵上夹着香烟的男子表扬了良平。

不久，铁路的坡度渐渐开始变得平缓了。良平非常担心。眼看就要被他们说“不必再推了”。但是，两位年轻的土木工人，只是挺起腰，默默地推着矿车。良平终于忍不住了，提心吊胆地问道：“可以一直推吗？”

“当然行了。”

两个人同时回答道。良平想：“这两个人真好。”

推过五六町之后，铁路线又变得非常陡峭。在两侧有个橘子园，很多橘子沐浴在阳光下。

“还是上坡路好，因为可以让我一直推。”良平一边想，一边使劲全身力气推矿车。

推到橘子园的时候，突然铁路线变下坡路了。穿着条纹衬衫的男子对良平说到：“嘿，乘上去。”良平马上跳了上去。矿车载着三人的同时，一边吹动着橘园的香味，一边一个劲地在铁路线上跑。“比起推车乘的感觉更舒服。”——良平一边让外褂随风飘动，一边在想。“去的时候推的地方多的话，回去就是乘的地方越多。”——他又开始想这些。

一来到竹林的地方，矿车就静静地停止滑行。三人又像原先那样，开始推那沉重的矿车。从竹林不知不觉到了杂木林。慢坡路的各个地方都堆积着落叶，几乎快要看不到布满红锈的铁路线了。终于爬完了这条路，这次看到的是茫茫无际的有点寒意的大海，就在高高的悬崖前面。同时，良平突然意识到已经来到很远的地方了。

三人又乘上矿车。矿车一边向海的右边倾斜，一边在杂木林的树枝下行驶。但是良平不像刚才那样感到有趣。他暗暗地祈祷：“要是回去就好了。”但是他非常清楚，如果不到目的地的话，矿车和他们都回不去。

矿车接下来停在了靠着削平了的山边的草屋顶的茶铺前。两个土木工人一进店，就叫住背着婴儿的老板娘，开始悠然自得地喝起茶。良平一面非常焦急，一面绕着矿车看了一下。飞溅在坚固的垫木上的泥巴已经干了。

过了不久，耳朵上夹着香烟的男子(那时已经没有夹香烟了)开始走出茶铺，拿着用报纸

包着的粗点心，递给了在矿车旁的良平。良平冷淡地说“谢谢”，但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这么冷淡地对对方不好意思。他为了掩饰冷淡，吃了一个包着的点心。点心似乎包在报纸里，有股煤油的味道。

三人一边推着矿车一边朝斜坡上去。良平推着矿车，但是心里在想别的事情。

下坡之后，又有一家同样的茶铺。土木工人进去之后，良平坐在矿车上，尽是担心回去的事。在茶馆前面，映照在盛开的梅花的夕阳将要落山。“已经天黑了”，他一想到这里，就再也坐不住了。虽然他知道一个人推不动矿车，但是一边踢着车轮，一边哼哼地试着推动——以此来排遣担忧的心情。

可是土木工人出来后，一面把手搭在垫木上，一面漫不经心地对他说：

“我们不回去了，今天就睡这儿。”

“如果太晚回去的话，我们家也会担心的。”

良平刹那间愣住了，已经快天黑了。去年的岁末和母亲到过岩村，但是今天的路是那时的三四倍。现在必须一个人走着回去——这些事情那时也知道。良平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是即使哭也无济于事，也不是哭的时候。于是他向两位年轻的土木工人略微行了礼之后，就一个劲地朝铁路线跑去。

良平拼命在铁路线跑。不久，注意到怀中的点心包裹在碍事了，就把它扔在路旁，同时顺便也把草履脱了扔了。

这样一来薄薄的袜套底陷进了小石块，但是觉得脚轻松多了。他一边感受着左边的海，一边跑在陡峭的斜坡上。眼泪汪汪时，脸也自然地变歪了——他即使强忍着，但是鼻子也不断地“呼呼”在响。

他从竹林旁跑过去，看到曾被晚霞映红的日金山的天空中，晚霞已经消失了。良平愈发着急。也许去和回不同的缘故，景色的不同也让他很不安。这回他注意到衣服都湿透了，还是一边拼命地跑，一边把外褂脱掉扔在路旁。

来到橘园的时候，周围越来越黑了。“只要保住命就好”——良平这样想着，即使滑倒、摔倒，也一直在跑。

终于，在远方的夜色中，良平看到了村外的工地。此时，他一狠心就想哭，但是那时虽然抽泣，最终还是忍着一直奔跑。

到了村子里的时候，两边的各家各户都点上了灯。良平在灯光中，清楚地看到脸上的汗在冒热气。在水井边取水的女人和从田里回来的男人，看到良平气喘吁吁地在跑，都打招呼：“喂，怎么了？”可是他一言不发，朝着杂货店、理发店跑去。

跑到家门口时，良平终于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那哭声让他的父母都围了过去。特别是母亲一边抱着良平，一边在安慰。但是良平一边挣扎一边在抽泣。可能是哭声太响了，附近的三四个女人也聚集到光线微暗的门口。不仅是父母，其他人也在询问哭泣的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劝，他还是一个劲地哭。回想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回来的担心、害怕，无论怎么大声

哭,还觉得不够发泄……

良平二十六岁那年,和妻子一起来到东京。如今在某一家报社的二楼,握着校对的红笔。尽管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他还常常想起那时的自己。尽管没有任何理由吗?——在尘世劳苦的他前面,如今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一条微暗的杂草丛生的狭长斜坡路在断断续续着。

V. 【基本文法の解答】

P190～193

1. が早いか

- 一、(1)食べ始めた (2)聞くが (3)おおぜいの客が殺到した
二、(1)3 (2)2

2. ～ないまでも

- 一、(1)1 (2)2 (3)2
二、(1)書か (2)行か

3. ほのめく→めく

- 一、(1)3 (2)2 (3)3
二、(1)都会めいて (2)夏めいた

5. ついで→がてら

- 一、(1)迎え (2)見 (3)出張/旅行
二、(1)2 (2)3